



南腔北调丛书

# 字纸婆

朱正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# 字纸簋

南腔北调丛书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字纸篓/朱正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0. 7

(南腔北调丛书)

ISBN 7-218-03395-4

I. 字… II. 朱… III. ①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 
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9838 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林秀钰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技编 | 黄秉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9×1194 毫米 32 开本        |
| 印 张  | 5.375 印张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|
| 印 数  | 5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218-03395-4/I·407 |
| 定 价  | 11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|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自序

承蒙王春瑜先生不弃，邀我参加他主编的南腔北调丛书，于是我就编了这样的一本。近年写的没有编入集子里的文字不多，就找出几篇旧文稿编在一起。散文杂文，考据论说，书评序跋，什么都有一点，书名叫《字纸篓》，正好反映了它的内容有点杂乱无章吧。不过，讲到文章的事，敝帚尚且自珍，何况这字纸上的字都是自己写的，当然还是希望它能够保存，流布，希望有人看看的。

这里发表的，都是一己的偏见，决不是什么公是公非。书中有的文章，已经引起了高明的指教。对此，我是高兴而且感谢的。绀弩说过：天下有道则庶人议。我能够在庶人的纷纷议论之中发表一点私见，并且还招来了评议，自以为是一大幸事。今天究竟不再是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时代了。

我高兴地用这本小书来迎接人类纪元新的一千年。

朱 正 2000 年元旦



# 目 录

m u l u

- 1 谈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
- 4 谈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
- 10 桂特郝是什么人？卜特曼是什么人？
- 12 释鲁迅《无题》诗
- 15 释鲁迅《赠邬其山》诗
- 19 鲁迅与酒
- 22 鲁迅有《挽杨杏佛联》吗
- 25 两个李宗武  
——《鲁迅全集》的一条误注
- 31 关于贵州李宗武
- 34 谬托知己
- 37 左联五烈士
- 56 举一点例
- 63 关于一条注释和一篇附录



- 78 愧对秋白
- 85 [附] 一点说明
- 87 缘溪行
- 92 《杂文自选集》自序
- 95 《三家诗》序
- 99 邵燕祥著《非神化》序
- 103 舒芜著《我思，谁在?》序
- 108 《新生备忘录》序
- 111 答朱健
- 113 [附] 朱健来信
- 119 数学与文学  
——纪念杨少岩老师百岁冥诞
- 124 一页题辞
- 127 为亡友编书
- 130 不归之路
- 133 痛悼辛丁
- 134 [附] 讲真话的故事(王辛丁)
- 137 关于“打假”
- 139 引用史料要核实
- 141 愚君政策
- 143 孙中山史料一则
- 147 张东荪喜爱苏辛词
- 152 记提书
- 155 对献疑的献疑
- 158 点句的难



162 轻薄为文哂未休

165 跋(王春瑜)



## 谈《毛泽东读文史 古籍批语集》

自己干的是编辑这一行，觉得编书也是一门手艺。平日阅读书籍，当然首先是为了求知，有时也附带看看这书的手艺。偶有所见，也许可以供同行参考吧。

最近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（1997年1月第2次印刷本，以下引用只标页码），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。它把毛读书时候写下的批语和原书的相关段落对照排印，让读者直接了解到毛是怎样读书的，很有启发。对于人们研究毛泽东思想，也是一种极重要的材料。编者加了一些注释，给了读者不少便利。如果从手艺这个角度来看，书中注释似乎还可以增加一点。下面举几个例。

毛读白居易诗《琵琶行》的批语：“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湿，同在天涯。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。白诗高处在此，不在他处。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（第21页）书中注释，引了《琵琶行》中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

湿”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。我认为，如果引吴激的《人月圆》作注，似乎更贴近批语原文一些。吴词云：“南朝千古伤心地，还唱后庭花。旧时王谢，堂前燕子，飞入谁家？恍然在遇，天姿胜雪，宫鬓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湿，同是天涯。”

在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上，毛有这样一条批语：“章炳麟学陈仲弓一事”，是针对书中这一段批的：“及后逮捕党人，事亦连寔。余人多逃避求免，寔曰：‘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’乃请囚焉。遇赦得出。”（第133页）陈寔字仲弓，本传写了他自动投案入狱的事。毛在批语中说章太炎学他，是记忆有误，在1903年的《苏报》案中，自动投案的是邹容，不是章太炎。关于此事的记载甚多，如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第二集《〈革命军〉作者邹容》中说：“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及苏抚恩寿以党人啸聚上海租界，公然倡乱为名，屡照会租界英吏，指名要求逮捕革命党人，及封禁爱国学社苏报社等团体。英吏竟徇所请，于是岁闰五月初六日分派警探搜索章炳麟、邹容、蔡元培、吴敬恒四人，适邹、蔡、吴三人均外出，只捕去章一人，蔚丹在外闻讯，乃自往租界捕房投到，此癸卯上海大党狱所由起也。”（中华书局版，第48页）

邹容字蔚丹，一年多以后死于狱中。此事与章太炎有关，毛因此误记为章太炎的事了。似可加注说明。

在《三国志集解·魏书·刘晔传》上，毛有批语：“此传可一阅。放长线钓大鱼，出自刘晔。”（第152页）为了与这一批语对照，书中几乎全文照录了《刘晔传》正文。可是批语中所提到的“放长线钓大鱼”不见于正文，



而见于注释。我想：似乎可以在批语之末加一注：

“《三国志注》引《傅子》，刘晔对中领军杨暨说：‘夫钓者中大鱼，则纵而随之，须可制而后牵，则无不得也。’”（《三国志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版，第449页）

在《南史·王僧虔传》上，毛有批语：“盈缩之期，不尽在天。养怡之福，可以永年。”（第190页）似可加注，说明引自曹操诗《龟虽寿》：“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；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”

书中摘录了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三段文字，都是毛写了批语的地方。第一段摘自卷十五宋明帝的第六则《魏显祖授位于子自称太上皇》：“拓拔宏授位于子，而自称太上皇帝，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。……宏好黄老，而得老氏之术。……”（第343页）据称所据的版本是“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校刊”的本子。我没有看到过这个版本，如果它真同此处所引文字相同，似乎就应该加注说明“拓拔宏”应作“拓拔弘”。这两个字虽然音义相同，用在人名中却是不能互换的。特别在这段文章里，说的是北魏显祖献文帝拓拔弘禅位给他的太子宏（后改姓元氏，即高祖孝文帝）的事。弘与宏正好是父子二人的名字。查阅岳麓书社版《船山全书》第十册《读通鉴论》，这里正是“拓拔弘授位于子，而自称太上皇帝，……故弘年甫二十，急欲树宏于大位”（第592页）。可知二字错乱不得。

以上不过是一点手艺人的见识，不知道有没有可供参考之处。

（原载《出版广角》1998年第2期）

## 谈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

这里说的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（以下引用只标页码），是1995年出的第二版。卷末《修订重印后记》中说：

“《文稿》出版后，编者、读者陆续发现一些错讹之处，借此重印机会，编者作了修订、更正。计订正文字标点49处，修改注释6条、文章标题1个。”（第742页）

可以知道，这比起第一次印刷的本子来已经有所改进了。我希望他日再印新版的时候，能够更加有所改进，就把我所见到的问题写下来，供编者和读者参考。

先说几处断句和标点的问题。1916年7月18日致萧子升信：“……及程潜至，又不得不下台，遂公举浏阳军官，参议员、省议员、公民团及各绅商，通电列名者数十百人也，……”（第45页）

应点为：“……及程潜至，又不得不下台。遂公举浏阳，军官、参议员、省议员、公民团及各绅商，通电列名者数十百人也。……”

此处“浏阳”不是地名，而是借指浏阳人刘人熙，这



封信前面“设无刘公出面维持，早已焦烂不可收拾矣”一语，就是说的此人此事。如果按照现在的断句办法，就解释不通了。“浏阳军官”是什么人呢？刘人熙进士出身，一直做的都是文官，不好叫他做军官的。现今读者多不明白以籍贯代姓名是一种敬称，如称袁世凯为项城，黄兴为善化等等。因此，在改正这处断句之后，不妨在“浏阳”之后注明“指刘人熙”。

《〈伦理学原理〉批注》中有一条批语：

“时间之有去来，今人强分之耳，实则一片也。……”  
(第 202 页)

应点为：“时间之有去、来、今，人强分之耳，实则一片也。……”这是针对泡尔生的《伦理学原理》原书中的这一段话写的：

“吾人之生活，成立于包有过去及未来之时间之经历，而不能成立于现在之一点也。”(着重点是我加的。——朱)

这段原文就在批语的旁边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注意到。其实，这“去来今”连用，是古已有之的。苏东坡诗云：“三过门间老病死，一弹指顷去来今”，就是。

再举一例，这同对毛泽东手稿字迹的辨认有关。1915 年 9 月 27 日致萧子升信的结尾处：

“身体万宜防，重病时始识健时乐也。”(第 28 页)

我疑心“防”字有误。因为没有看到过手稿，不知原来是怎样写的，猜想当是“保”字、“珍”字之类。应该是：“身体万宜保重，病时始识健时乐也。”即使原来写的就是一个“防”字，也是笔误，编辑时应作笔误处理。否则，“身体万宜防”是什么意思呢？



注释方面，有些是明显的误注。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的注释中，对《群学肄言·缮性篇》是这样注的：

“《群学肄言》系严复将英国社会学家、哲学家斯宾塞所著《社会学原理》摘译成中文出版时所取名。缮性篇是其中的一篇。”（第26~27页）

严复那时，称社会学为群学，“肄”是学习的意思，“群学肄言”就是“谈社会学的学习”的意思，用它来译 *The Study of Sociology* 这个书名，是很忠实很准确的翻译。这不能说是严复为中文译本“所取名”（这以前他译赫胥黎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，译本名《天演论》，只取原书书名的前半，还可以说是为译本“取名”）。严复用“肄”字来译的这 Study，是学习、研究的意思，没有“原理”的意思。如果用今天的白话来翻译，只能译成《社会学研究法》，断不能译为《社会学原理》的。毛泽东的原信中说：“盖是书名《群学肄言》，其实不限于群学，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。”（第23页）“百科之研究法”，这话是通的，“百科之原理”，这是什么话呢？

还有，说此书严译本是“摘译”而非全译，不知有何根据。

《伦理学原理》中有这样一段：

“……所谓文典者，非创设语法以示人，特表示言语所具之规则云尔。……”（第125页）

毛泽东有批语：“此言文典亦系明其必然。”

其实“文典”即 Grammar 之旧译，今译为语法。《伦理学原理》一书的译者蔡元培在《〈国文学讲义〉叙



言》中说：“至于词品，则非特近人所译之英、日、德、法文典，均足以之对证。而丹徒马氏文通一书，义证该洽，尤釐然有当于人心。”（《蔡元培全集》，中华书局版第一卷，第391页）可知在蔡元培的笔下，“文典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可是此书中却是这样注的：

“文典，指官方颁布的词书。据1903年《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章程》：文典以品汇中外音名，合通中外词意，集思广益，勒成官书为宗旨。”（第277页）

这显然是误注。像这样的误注并不太多。可是注得不贴切的地方却就不少。这里只能举一点例。

1915年8月方维夏到长沙来为平江县高小聘请国文教师，毛泽东写信问萧子升愿不愿意去。萧没有去，却到修业学校去了。下一封毛致萧的信中，说及这事：“平校不就，自是正着。弟所以云者，恐修业方面未决妥也。”（第19页）书中详细注出了修业学校的情况：

“修业，指长沙修业学校。始建于1903年，当时只设中学部。1904年接收敬业小学堂，增办小学部，1906年又开办速成师范科。1906年至1919年，徐特立在该校任校董兼教员。1919年4月至12月，毛泽东在该校小学部任历史课教员。”（第20页）

这里并没有必要如此详尽地注明修业学校的校史的。应该注明的是萧子升同该校的关系。即何时同该校商谈前往任教的事，何时到该校担任何职。而这一点注文中却没有任何说明。

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谈的是时事问题，其中



有一句“大隈阁有动摇之说”(第51页),注云:“大隈阁,指日本大隈重信于1914年再任首相时第二次组织的内阁。该内阁曾胁迫中国北京政府接受旨在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。”(第56页)注出了“大隈阁”,却没有注出“有动摇之说”,应该说明:10月9日寺内正毅伯爵继大隈重信出任首相。

编辑方面,也有些意见可以说。1915年2月24日致文咏昌信中提到了《新民丛报》。注释在介绍了这个刊物的基本情况之后,接着有这样一段:

“……共出96期,有汇编本。毛泽东于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借阅过,并在该报第4号《新民说》‘论国家思想’第3段末批写道:‘正式而成立者,立宪之国家,宪法为人民所制定,君主为人民所拥戴;不以正式而成立者,专制之国家,法令为君主所制定,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。前者,如现今之英、日诸国;后者,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。’”(第5页)

把毛的这一则批语这样放到注释里,不知道是基于一种怎样的编辑思想。我想,如果加上一个比方说《读〈新民说·论国家思想〉的批语》这样的标题,独立出来,作为《早期文稿》的第一篇,似乎更好一些。

新拟的标题,也颇有可以再斟酌的,例如《悼友人易咏畦》(第6页),如果用《挽易咏畦联》,似乎更现成一些。

本书书名是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收文下限是1920年11月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基于一种什么编辑思想。我



想，是不是可以把“早期”规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，即把收文的下限推到 1921 年 6 月呢。在这几个月里，毛泽东有好些篇重要作品，例如《新民学会会务报告》（第 1 号、第 2 号），以及 3 集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》中他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一些信件，都有很重要的内容。这些人们虽然很容易在人民出版社出的《新民学会资料》中看到。但作为他个人的早期著作集，缺了总是令人觉得可惜的事。

（原载《出版广角》1998 年第 3 期）



## 桂特郝是什么人？ 卜特曼是什么人？

---

陈独秀的《文学革命论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  
的文献之一。它在《新青年》发表即产生了很大的反响。  
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史乃至现代史的人来说，这都是一篇必  
读的文章。文章虽是用浅近的文言写成，但是明白晓畅，  
没有什么费解之处。文章的最末一段，提到一些外国人，  
有些人名的译法跟现在的一样，如达尔文、王尔德；有一  
些就跟现在的译名颇不相同了，例如雨果译为虞哥，左拉  
译为左喇，培根译为倍根，狄更斯译为狄铿士。这些译名  
写法虽不相同，读音总还相近，很容易指明他们现在的译  
名。

可是，这段文章里还提到了两个外国人，却不知道是  
什么人：

“……予尤爱桂特郝、卜特曼之德意志……”

为了看懂陈独秀的文章，我查了好几种工具书，例如